

基 本 認 識 叢 刊

黃 鈞 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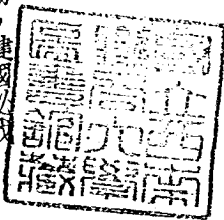
總理的人生觀

基本認識叢刊第二輯之八

目次

1. 唯心派與唯物派的人生觀
2. 總理的人生觀
3. 就智的方面體認 總理的人生觀
4. 就仁的方面體認 總理的人生觀
5. 就勇的方面體認 總理的人生觀
6. 我們要效法 總理的人生觀

當此抗戰建國緊急關頭，惟有實行總動員，方能達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神聖任務。同時吾人深知一切動員工作，均有賴於國民精神爲之主導；是故國民精神之總動員，尤爲當今之急務。爲此特將 總理的人生觀寫出，以貢獻國民，奉爲楷模，而實行精神總動員。



我們知道：無論古今中外，凡在一個政治混亂，民生痛苦的時候，一般人民大都表現出一種很紛擾沉悶的態度；尤其是智識界的人士為最甚。對於人生的認識，各不相同，有的以為人生是為己的，有的以為人生是為人的，有的是抱悲觀，有的是抱樂觀；有的是根據唯心的觀點去應付宇宙人生，有的是站在唯物的立場去應付宇宙人生，紛紛擾擾，莫衷一是。現在整個世界的人們，都是陷在這混亂愁悶的狀況中，說起來真是不幸得很！

這種混亂愁悶的狀況，如何可能改換呢？一方面固當改造世界的惡劣環境，發展人們的生活；然而同時人們還須有正確之人生觀的認識，才能將此混亂愁悶的狀況，改換過來的。

「次殖民地」的中國在帝國主義者長期宰制侵略之下，政治、經濟、文化種種都是枯頹不振的狀態，一般人民常為天災人患所迫，痛苦萬狀，憔悴不

堪，那能有什麼人生的意義！雖然智識界人士有些能夠不因種種所迫而喪氣餒志的；但是有正確之人生觀的，仍屬鳳毛麟角，不可多覯。記得過去了文江諸先生對於人生觀的問題，曾有過很長時間的討論，但是不是偏於唯心，便是偏於唯物。究竟要有一個什麼樣的人生觀，才是合乎社會的進化，世界的潮流，及人生真正的意義，却費了很長時間的討論，而終未得到一個滿意的結論。

個人以爲關於這個人生觀的問題，應該有一個很好的人生觀的榜樣，俾作國民楷模，方易齊一國民的精神，集中國民的意志，以共赴國難。抗戰建國。

一 唯心派與唯物派的人生觀

就歷史上說來，一般人對於人生觀這問題，大都是宗教化；換言之，大都是宗教的人生觀，什麼樣的宗教，即什麼樣的人生觀。如在宗教中最古的印度

教，是崇拜婆羅門神爲獨一至尊之神，認爲是世界人類的靈魂主宰。他們的教徒認定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在認識那精神上最高的主宰，並且使自己和他人合一相通。又賤視現在，相信來生，崇拜偶像，迷信階級觀念。如耆那教，其教主麥哈佛拉，崇尚刻苦生活，希望從宗教上求得真正人生，立下不殺生、不誑語、不偷盜、不貪色、不戀世俗的五條戒命。因此其信徒都是棄家雲遊，不顧衣食住等等俗慮，只求靈魂的解放，能夠達到涅槃的境界。如佛教，以爲世俗諸般現象，無非痛苦，惟有達到涅槃的境界，才能使諸般痛苦完全消滅；很迷信因果報應，天堂地獄之說。因此，其教徒是悲觀厭世，獨自修行。如日本教，以爲其神道是清凈、光明、高上、神秘、可敬可畏的。並且以爲日本乃爲天神所創造的國家，第一位管理日本的天皇爲太陽女神，以後世代相傳，都是接續這神統，不可間斷；因此日本現在還是一個天皇的國家，人民不敢反對。

如猶太教，基督教等，都是迷信上帝萬能，其教徒的人生觀，就是迷信上帝的人生觀。此外如道教，其唯一之宗旨在求得人生之長生不死，故其信徒平常幹的是唸符咒訣，鍊丹靜坐，祈禱禮拜等欺世騙人的事。所以這些都是宗教的人生觀，都是迷信的反科學的人生觀。

除掉這些宗教的人生觀以外，在歷來學者對此問題的態度，還可歸納為二派。如希臘的普洛他谷拉斯，與亞里斯普斯，以及伊壁鳩魯，以及近代英國的霍布士，法國的康第拉，拉曼特萊，費爾巴哈等人，都是主張唯物論，這些唯物論派，以為宇宙即是物質與勢力；物是體積，而力則是物的運動；所以宇宙除了運動的勢力，與體積的物質以外，沒有什麼神秘。人生亦是這樣，只順着自然，沒有什麼規範，沒有意志的自由；因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因果的連鎖中，人的行為，無所謂善惡，只是個人的好惡，其目的只在避苦而就樂，

只在求現世的幸福。尤其是馬克斯派只認識物質，他們以為物質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近代英國的恰德渥斯，德國的康德，法國的笛卡兒，瑞典的斯賓諾薩等人，都是主張唯心論。這唯心論派，以為物質與勢力都是人們所感的印象，人們若不去感知他，是否仍是那種原樣完全不可知；所以比較靠得住的不是外界的物，而反是內界的心。內界的心既是可靠，則宇宙的本體當然即在這內界的心上表示出來。人生不是自然那樣，意志可以自由，可以自己創造價值來影响及于全體，人的行為是有善惡的分別，其目的重在克己，抑小我以實現大我。人生的理想是在現世以上，因為現世的缺憾太多了，沒有法子可以修改得完全，所以須排除現世的利益。這派完全偏重精神，蔑視物質；與上派偏重物質，蔑視精神，完全相反。上述各宗教派，也是屬於這唯

心論派的。

總上所述唯物派的人生觀與唯心派的人生觀，可說都是偏缺不全的人生觀，都是將人生的本質看錯了。過去了文江諸先生對此問題討論之結果，一派是偏重物質，一派是偏重精神，沒有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來。這是歷來學者好走極端的所致，殊不知物質與精神，是相須爲用，二位一體的；單講物質而忽視精神，則人類社會必成爲褻褻的，殘酷無情的；若專重精神而蔑視物質，則人類社會必成爲空虛的貧困的。實在是兩者缺一，都不能使人類社會自由的向前發展。所以人生的本質，應是物質與精神二者。社會的進化，人類的幸福，是必須此物質與精神合而爲一，相輔爲用。 總理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故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又說：『何謂體？

卽物質。何謂用？卽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于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卽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已失，而體亦卽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矣。卽此可知 總理乃認物質與精神同爲宇宙現象之原素，同爲人生之本質。物質爲體，精神爲用，人生須體用兼全；不然，單有五官百骸之身體構成，而無精神運用，卽爲死屍。若五官百骸之身體構造不全，則精神亦相隨而不全，這是事實所如此，無論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唯心論派之偏重精神，與唯物論派之偏重物質，二者皆與事實不符，故皆不能解釋宇宙和人生的問題。祇有 總理物心合一，體用并重的理論；才符事實，才能解釋宇宙和人生的問題。不過 總理的心物合一論，卻又不同於一般的心物二元論，可以

說是心物一元論。

就以上所述看來，唯心論派與唯物論派的人生觀，皆是偏缺不全，皆是各走極端。單就人生之本質，猶未能有正確的認識，至于人生的任務目的等等，更是認識得不清楚了。故祇簡略的述述，作為歷史的參攷，實在都不能作為我們人生觀之模範的。惟有 總理的人生觀才是我們人生觀之模範。 總理的人生觀是怎樣呢？我們將他一生的志願學問事業種種歸納起來，就可明白認識的。

二 總理的人生觀

總理全部思想的結晶，為民生哲學。他這種偉大的哲學，是在世界哲學史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他發明了人類社會進化的定律是民生，以民生為中心來說明社會的組織與原理，認定民生為歷史的中心。以為世界各國自從工業革命

後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便是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之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民生是什麼呢？總理的解釋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社會要能夠進化，就須人民能夠生活，社會能夠生存，和國民的生計無礙，羣衆的生命順適。所以人類之求生存，也就是向着這四個目標進行的。這四個目標達到了，人類的生存問題，才是有了解決，社會才是能夠向前進化。

這民生所包的生活、生存、生計、生命四大要義，究竟是單指的物質的解決呢？抑是并指的精神的解決呢？就總理所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物質為體，精神為用，二者合一，相輔為用的話看來，便知道民生

所包括的生活、生存、生計、生命的解決，不祇是物質問題，而是指的物質與精神二者。因為人類的生存，社會的進化，固須物質的平均發展；然而若無道義性情文化等等的精神文明來陶融人生，範圍次序，則人類的生存是不能解決，社會是不能進化的。故 總理于此有物心合一，體用并重的主張。唯心論者以精神為歷史的中心，與唯物論者以物質為歷史的中心，都是陷于認物質精神絕對不相合的錯誤。因此在人生方面，一派是偏重物質生活，而賤視精神生活，故僅得人生意義之一面；一派是偏重精神生活，而賤視物質生活，亦僅得人生意義之一面。 總理認民生為歷史的中心，他主張物心合一，體用并重，所以能得周全的人生意義。他認定物質精神二者，皆為人民養生之要素，故對於人民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雙方兼顧。如在物質方面，深覺中國經濟不發達，衣食住行，種種艱難，而有他偉大的實業計劃，主張發達生產，建設物

質，以救濟人民衣食住行種種物質生活貧困的痛苦。并且深知中國民族固有之文化道德，天天的陵替，人民精神生活亦日形枯槁，故時常提倡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道德文化，以充實人民的精神生活。他并認定社會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相調和，所以他那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就是打倒資本主義制度達到大多數人經濟利益相調和的辦法。總理并以爲社會的罪惡，人生的痛苦，都是由于種種不平的原因激成的，人類社會有了不平的制度，遂形成許多階級，互相傾軋，互相衝突，而使整個社會的安寧幸福斷送了。所以他的三民主義一貫的精神是在打破不平等以造成平等。如民族主義，便是打破民族間之不平等而達到民族間之平等的；民權主義，便是打破政治上之不平等而達到政治上之平等的；民生主義，便是打破經濟上之不平等而達到經濟上之平等的。整個三民主義的精神，是在謀人類平等幸福之實現，

是在起中國之沉疴，登人類于邦治。換言之，其整個思想的要求，是在實現人羣進化與世界大同的。

三 就智的方面體認 總理的人生觀

總理一生的生活，是在智仁勇三方面用工夫。所以他的人生觀，是智仁勇兼備的人生觀，他的事業的偉大，人格的高尚，就是這智仁勇的結果。

就智的方面說，總理確實是古今中外的大智，他淵博的學問，是集古今中外學說的大成，他偉大的事業，高尚的人格，都是基于他的大智而來的。

總理深知學問是創造事業之母，要創造非常之事業，必要有非常之學問；故自幼及老，孜孜求知，以充實學問。據他說：『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祇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于此可見他求知之切。他求知

的精神，實在人所難及的，當滿清極端壓抑革命思想的時候，還是不忌諱，凡是有關於革命理論的書籍，到處搜集研閱，如爲一部太平天國革命史料，而專到荷蘭圖書館裏去研閱。他每年的書籍費，要花上四五千元之多。他無論是在旅行當中，或是公忙之時，都不能放棄他讀書的時間。似這樣熱心學業，真令我們敬佩不已！總理非但熱心學業，并且善於爲學。比方就歷史的中心來說，據一般學者的研究，不是錯認了以物質爲歷史的中心，便是錯認了以精神爲歷史的中心；但是在 總理却能很正確的研究出來，認定歷史的中心是民生。且總理的學問，是理論與事實聯成一片，如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以及種種革命理論和革命政策，都是理論事實相互聯貫，非惟有很高的理想，而且有實施的辦法。比較中外歷來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的理論辦法，都要高明實際。

比方就經濟問題來說，他觀察歷史的進化，認定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已經到了崩潰時期，非有一種調和大多數人經濟利益的制度，不能解決人民的生存問題，所以他發明民生主義，主張世界人類經濟上之平等。他知道中國現時雖未到歐美各國那樣社會問題嚴重的時候，却斷定中國亦不能例外；所以他一方面用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方法，以避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使資本主義的禍患不致發生于中國。一方面主張用國家的力量，發展生產，建設物質生活，以救濟中國人民貧窮的痛苦。似這樣理論事實兼備的學問，實在是一般學者所難及的。

再就政治問題來說，總理認定政治應為衆人所有，衆人要有政治上的平等，人生才能有美滿的幸福；所以他主張實行民權主義達到全民政治。實行權能區分的民主制，將政治大權分為兩個，將政權歸諸人民，使人民藉這充分的

政權，直接管理國事。將治權交給政府，使政府有很大力量治理全國事務。并且規定訓政時期，使人民在這時期實行地方自治，練習四權的使用。似這樣真正的全民政治才能實現。不然若徒有全民政治的理想，而無這樣切實的辦法，也是會同近世民主主義一樣之弊病的。

總理在求知的方面，又發明了知難行易的學說。他以爲數千年來相傳而下的「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觀念，實爲革命之大碍，爲人民心理之大敵。他以爲天下事理能知必能行，而不知亦能行。他能打破數千年來知易行難之說。他以知爲難，故一生孜孜以求之，致能成爲古今中外的大智；以行爲易，故一生努力革命事業，致能成爲古今中外的大革命家。他能據事實以求知，故其學問日有進步，其著作不尙空談，其理論能施諸實際而見效。他能從力行以求知，故其理論因經驗而日充實與事實鑄成一片，非似別的學者，理論自理論，

事實自事實。這是 總理的人生觀，在智的方面之表現。

四 就仁的方面體認 總理的人生觀

就仁的方面說， 總理全部的人生又是仁愛的人生。他全部主義的基礎，都是建築在仁愛的上面。他在知方面的努力，和行方面的用功，都是本着這仁愛爲出發點的。他一生的生活，是革命的生活。他之革命，是爲的仁愛。他這仁愛德性的偉大，尤爲一般人所難及。就一般人來說，多半是口仁而心不仁，多半是祇知爲己不知爲人。 總理的仁愛德性，却確是實實在在，不虛不假，確是口言仁而行踐仁的。當普法戰爭之後， 總理感覺中華民族一方面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一方面爲滿人所宰制，國勢日形危殆，民衆痛苦不堪。故他之仁愛德性受了很大的觸發，於是決志革命，著成革命理論，和革命方略，糾合

革命同志，組成領導中國革命的革命政黨，一心一意以革命爲目的，以救中國民衆爲職志。他這個救國救民的大志，以至于到死的時候，還是留戀在心懷的。觀他的遺囑，以及他頻死最後刹那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呼聲，便知道他仁愛德性之偉大！他那偉大之仁愛德性的結晶的三民主義，不但是以解放中國民衆爲懷抱，並且是拯救世界人類爲歸宿。將其內容分析起來，完全充滿着平等、博愛、自由、互助、大公無私的精神。有了這偉大的精神，所以在國際民族方面，非惟不容許滿族及帝國主義者屈壓迫的地位，並且不容許漢族獨立後去壓迫其他的國家和其他的民族。他完全是抱着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主張推毀帝國主義，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實現民族與民族間之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和個人與個人間之自由平等博愛互助。

在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也都是主張在這自由平等博愛互助的精神之

下進行。他一生終極的目的，就是在實現這民有、民治、民享的中華民國和三民主義的大同世界。似這樣偉大的仁愛德性，是如何造成成功的呢？這尤其是我們要根本問過明白。我們知道他這偉大的成功，完全是他一生在知的方面勤于求仁，與在行的方面勇于踐仁的結果。他一生知仁、爲仁的修養工夫，是非常的實在。他常告誡同志說：『做黨員的精神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能夠爲主義去犧牲，大家爲黨做事，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澈底做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又說：『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性質。換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尙人格，要人類有高尙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于爲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尙』。又說：『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不當以奪取爲目的』。我例讀了這些話，就很明

白的知道 總理平日操守之嚴，與克己工夫的實在了。假若不是這樣，他那偉大的仁愛德性何由成功呢？他這偉大的仁愛德性之成功，一方面固是他平日操守之嚴，與克己工夫的實在；然而又是他平日能夠向着中華民族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道德用功的所致。他深知中華民族能夠存續發展數千年之久，能夠同化別的民族，完全是由于中華民族有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諸道德的培養，所以他主張將中華民族的固有道德發揚光大起來，以作恢復中華民族地位，和創造世界大同的基礎。就普通一般號稱爲革命的人說，其一生的活動，多半是爲個人的勢位富厚，所謂作一事也，只知爲己，不知爲人，只知利家，不知利國，平常所說爲黨爲國爲民衆的話，完全是欺騙遮飾之詞。但是在 總理一生的活動，却確確實實不是爲他個人的勢位富厚，而是爲的全中華民族，全世界人類的勢位富厚，這是就他的言行各方面表示出來給大家相信得過的。處到現

在以勞位富厚相尙的時代，在 總理能夠不治生產，不圖勞位，這不是他那偉大的仁愛德性陶融有素，何能臻此。在普通一般人若是自己有了相當的學問，或是有了相當的功業，多半是驕矜自大，目空一切，祇認識自己，不能再容人了。然而在 總理却無論自己的學問如何的淵博，事功如何的偉大，總是謙虛容衆的。似這些都是他偉大的仁愛德性陶融人生的所致。這是 總理的人生觀，在仁方面的表現。

五 就勇的方面體認 總理的人生觀

就勇的方面說， 總理一生的人生觀，又是勇于爲仁的人生觀。他一生的革命工作，奮鬥精神，都是由于他爲仁的大勇促成的。他研究古今革命學理，攷察中外歷史，認定世界人類的和平，中華民族的解放，都須恃其主義的成

功。因此他一生一世都是爲他的主義奮鬥。在普通一般的人遇着困難的事，即生長懼，若是遭了挫折，那就更是退縮灰心了。就是尋常能知能行之事，也大都是畏首畏尾，所以事業學問，都不能夠有所成就。總理却與衆不同，在他確有精神一到何事不可爲的勇氣。他一生的革命活動，只是向着預定的目標前進，不爲勢誘，不爲威脅，再接再厲愈挫愈奮。

他深知中國國民革命須有一革命政黨負責領導，才能成功，所以他很勇敢的將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幾次的改組，總是其中經過黨內外許多的破壞阻撓，然而他始終是認定要有黨來領導革命。單就立黨的方面說，都可以看出總理的大勇來。他關於軍事方面的活動，經過十數次的失敗，才顯耀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在十數次的失敗中間，不知經過許多艱難困苦。但是有許多同志却因屢次的失敗，畏縮的畏縮，脫黨的脫黨，變節的變節；惟有總理

獨能再接再厲，不屈不撓。若不是他知仁之深，爲仁之勇，何能如此。如在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先生後，有許多黨員受袁氏誘惑，紛紛脫黨。在總理獨能糾合革命同志，東渡日本，改組黨部，準備繼續奮鬥。又如十二年冬因提取粵海關餘，致爲英美軍艦壓迫。當時總理堅持不讓，卒使帝國主義者無可如何。又如十三年七月英領明助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等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而總理不以英之勢力爲畏懼，卒將反革命之商團解散。又如白鵝潭之役，在一孤艦之中爲陳炯明叛兵水陸夾攻，經五十六天之久，而總理終不屈服。就總理全部的歷史看，無論什麼帝國主義，軍閥，以及買辦土豪，等等，都是不能軟化他的，屈服他的。他眞具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勇氣。他這樣偉大的勇氣。他自己亦曾說：「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瘁于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

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似他這樣大勇的人生，完全是根據着黨國民衆的利益，凡是見到對於黨國民衆有裨益的事情，無論阻力如何的大，他是要矢志奮勇進行，非達到目的不止。

他非但勇于爲善，并且勇于改過。如他深知國民黨以前只注重議會政策，熱中于選舉之競爭，對於黨之組織訓練根本問題，沒有注意，以致一經壓迫，卽形涣散，所以他後來便特別注意黨之組織訓練根本問題。他覺得以前只注意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衆的宣傳組織，以致革命勢力不能發展，軍事難以取得勝利，所以他後來便極力注重民衆的宣傳組織問題。我們隨便舉出這幾樁史實來說，就可知道他勇的所在。他能夠這樣，所以能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創造偉大不朽的事業出來。以上是 總理的人生觀，在勇方面的表現。

六 我們要效法 總理的人生觀

總理一生的思想行動，既表示出來是這樣偉大，所以我們自然可以將他整個的人生觀歸納出一個結論來。總理的人生觀，是認民生爲宇宙一切現象的原素，爲政治的中心，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他視物質精神皆爲人生的本質以物質爲體，精神爲用。他是主張物心合一，體用并重的。不似唯心論派之祇認識精神之存在作用，而蔑視物質；亦不似唯物論派之祇知道物質之存在作用，而藐視精神。他一生的生活，是革命化，道德化，科學化。他一生的活動，是向着魯仁勇三方面用苦功。他的氣概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海洋之量，無細不容，剛毅之質，愈挫愈奮。他非惟有最高之理想，而且有實際的辦法。他一生的終極目的，是在期人羣進化，導世界大

同，救中國，救世界，達到他整個主義的成功。他爲得要貫徹期人羣進化，環世界大同，救中國，救世界的偉大志願，一生都在「求知力行」上努力。這就是總理偉大的人生觀。

我們認識了 總理之偉大的人生觀，以及那宗教派的人生觀，唯心派唯物派的人生觀，就知境祇有 總理的人生觀，才是我們人生觀的模範。故革命同志應該以 總理的人生觀作模範，將自己的人生觀好好的樹立起來，才能夠担负革命的任務，才不愧于一生。要想 總理的主義完全能夠實現出來，就須我們一般革命同志自己有很好的人生觀。不然，一般革命同志自己的人生觀若都是悲觀的人生觀，消極的人生觀，自私自利的人生觀，那末，整個惡劣的環境，沉淪在苦海中的民衆，何能改造拯救呢。

現在事實上有很好之人生觀的人有多少呢？可說是寥若晨星。大多數的人

都是黑漆一團，亂七八糟的。就是所謂自己有主張有見解的人士，也大都不是超時代，蔑視客觀環境，就是開倒車，並抗世界潮流，真是所謂不是太過，便是不及，不是認新爲好，便是認舊爲好。其實只是一種理論，一個主張，他的好是壞，行得通與行不通，並不是表面上的新舊問題；換言之，並不是新的可行，舊的不可行，或是舊的可行，新的不可行的問題。若是以新舊來定是非，那末真是如同灌足長流，投足再入，已非前水，新舊怎樣的分得清呢？何況一種理論，一個主張，有在甲地可行，認爲是新，而在乙地事實上不可行，却認爲是舊，這當然是不對的。若就時間說，有的是在十七八世紀可行，而在二十世紀便不可行了。比方在封建時代的君主專制政體，是很適合于當時的；然而在現在的民權時代，當然是不適合了。

社會的進化，世界的潮流，促成功現在的民權時代，當然是要另有適合此

時代之三民主義的政制。似這樣的理論事實，凡人都應認清，尤其是革命同志當十分瞭解。須知道一種理論，一個主張的是好是壞，行得通行不通，是在是，否適于進化，合乎時宜。若是適于進化，合乎時宜，便是好；不然，就是壞。

我們說 總理人生觀的偉大，是認他一生的思想行動完全適于進化，合乎時宜。他一生的人生觀完全是革命化，道德化，科學化的人生觀。我們革命同志無論在思想方面，在行動方面，都須效法 總理，大家都要在智仁勇上面用苦工，要以 總理的人生觀為人生觀。要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自覺覺人的程度。大家應該是要有為革命生，為革命死的志氣，才算是總理的信徒，才算是名實相符的革命者。

現在當着國家民族起死回生的緊急關頭，我們要打倒日寇，復興中國，便須大家效法 總理的人生觀，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以動員全國的一切人力物

力來抗戰建國。全國的國民，尤其是全國的黨員和公務人員，應該大家向智仁勇上面用苦工，以求知力行的方法，去培植自己的大智大仁大勇，認定自己須有智仁勇的基礎，才能夠負荷起抗戰建國的神聖使命。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這種信念，是根源于 總理偉大的人生觀，所以我們全國國民，尤其是全國黨員和公務人員，應該大家效法總理的人生觀，以建樹起每個人的健全的精神生活。我認爲這是大家努力于抗戰建國事業的起點。

編主化真充

輯四第刊叢土焦

廣西空軍

李宗仁將軍主皖以後

勝利的退却——徐州突圍

對於戰爭應有的認識

救亡的心理理論與青年的實踐問題

保衛武漢前衛戰在江北

潢川之行

武化的廣西婦女

抗戰一週年

我們的信念

馮 璜著

枕 畫輯

品 之輯

劉爲章著

章永成著

西 敏輯

謝康寧著

西 敏輯

蔣 卉輯

品 之輯

版 出 社 刊 週 團 民

錢實甫主編
基本認識叢刊第二輯

以事實證明敵國必敗我國必勝

蔣介石先生講述

抗戰建國的根本方針

蔣介石先生講述

實現 總理民主政治

蔣介石先生講述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

五中全會通過

第二期抗戰宣傳綱要

軍委會政治部訂

論黨政關係

黃鈞達著

抗戰建國綱領與廣西建設綱領

孫治公著

總理的人生觀

黃鈞達著

孫文主義與列寧主義甘地主義

錢實甫著

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

錢實甫著

國民週刊出版社

丙種叢刊第一種
 基本認識叢刊第二輯之八
總 理 人 的 生 觀
 黃 鈞 達 著

必翻
 究印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所版
 有權

著者	黃鈞達
主編者	錢實甫
發行者	新景雲
出版者	民團週刊社
印刷者	廣西印刷廠
總經售	建設書店

總店：南甯民生路
 第二二四號
 分店：桂林桂西路
 第七十二號

社址：廣西南甯民生路二二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一七一號

10
448083

10

版出社刊週團民

第 二 種	第 一 種	第 二 種	第 三 種	第 四 種	第 五 種	第 六 種	第 七 種	第 八 種	第 九 種	第 十 種	第 一 種	第 二 種	
基 層 建 設 影 集	民 團 婦 女 隊 影 集	丁 種 叢 刊	國 民 基 礎 教 育 叢 刊	地 方 自 治 叢 刊	建 國 念 叢 刊	紀 念 叢 刊	常 識 叢 刊	國 難 叢 刊	民 團 叢 刊	焦 土 叢 刊	基 層 建 設 叢 刊	基 本 認 識 叢 刊	丙 種 叢 刊
											廣 西 建 設 叢 書	乙 種 叢 刊	
											總 理 遺 教 叢 書		

國幣0.15